

# 小說以外的長征

## 與金典作家吳明益共讀的魔幻時刻

文——蔡怡珊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學生

圖——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

「寫作到底是什麼？」給學生的創作建議，吳明益認為大學階段是個珍貴的時光，學生應該把握時間去閱讀最好、最優秀的文學作品。在這個階段應該要讓語言在學生面前炸開，是炸藥也是解藥，粉碎枯燥乏味的訊息，所以，身為一個老師，要做的是「改變學生和語言的關係」。

在亞洲，臺灣文學所引發的共鳴或改編臺灣文學的電影作品，在過去頗受注目與重視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但近年來，臺灣的媒體環境以及戲劇製作內容卻越來越落後地讓人擔憂。作家吳明益以韓劇「W的兩個世界」及日劇「月薪嬌妻」為例做為演講開場，當話題一打開，頓時獲得在場許多同學的驚呼與贊同。從中也帶出相對於戲劇的好壞之於受觀眾肯定的程度，台灣文學獎的肯定則是仰賴於「專業」的評審認可的焦點主題。

世界上有許多的文學獎項，作家吳明益曾參與許多國際文學交流活動，他認為「文學獎評審的標準何在？」的議題是做為一個文學獎該時時討論的。以日本的「芥川賞」為例，芥川賞的目標很明確是針對文壇剛出道的作家所設，凡是個人著作出版超過5本以上的作家，就自動排除於遴選名單之外。而這也是日本知名作家村上春樹為何沒有得過芥川賞獎項的主要原因，迄今，村上春樹還屢屢遭受未得獎的質疑，可見獎項重要性；另外，日本的「直木賞」也廣為人周知，直木賞是頒給一般社會大眾所喜愛的通俗作品。同樣知名的文壇獎項，但兩者獲獎作品的優劣是無法置於同一平臺相競論的。

### 改變學生和語言的關係

然而進一步談到「寫作」本身，教創意寫作的人怎麼說呢？某英國小說家說：「教創意寫作根本是浪費時間」。而作家吳明益分享給學生的建議是：如果你有寫作的天分，應該要去做一些衝擊性的事情，而不是坐在課堂上聽講；甚至遺憾的是，當他在演講的場合，講



興國高中學生將吳明益《天橋上的魔術師》改編為讀劇作品。除了做為與臺文館合作的文學跨界展演活動，也在成大演出，做為向吳明益講座開場致敬。



學生演出靈活生動，牽引著觀眾的心情。

到文學創作是多麼動人、多偉大的事業時，臺下約有九成以上的人卻是得靠十分努力補足創作資源而少有天分的，尤其這個比例低得可怕。現實裡，本質擁有文學創作天分的人是稀少的。給學生的創作建議，吳明益認為大學階段是個珍貴的時光，學生應該把握時間去閱讀最好、最優秀的文學作品，而不是去寫一些尚未準備好的東西。在這個階段應該要讓語言在學生面前炸開，是炸藥也是解藥，粉碎枯燥乏味的訊息，所以，身為一個老師，要做的是「改變學生和語言的關係」。

### 寫作是為自己嗎？

踏入寫作這條路，要知道自己的限制，寫作下去後，人生經驗只會不斷的匱乏，所以還要加上資料的蒐集。在老師的職責上，吳明益認為他可以做到的就是陪伴，像是失戀時，還有維持寫作的氛圍，這些是可以實質影響學生寫作的動機。「寫作是為自己嗎？」吳明益曾想過這個問題，如果寫作是為自己，為何不是寫完把稿子燒成符水喝掉？為何要發表、參加比賽、寄給朋友看看寫得好不好呢？寫作不是獨白，而是對話。吳明益談到他在東華大學創作所成立時，思考著應該要開一門必修課，談談「寫作到底是什麼？」學生、老師一起開誠佈公地討論，為何而寫，去面對、承認內心一直隱瞞的情愫，虛榮感、成就感等等都是。產生這個想法主因是，全世界一流的作家在有生之年通常會寫一本有關寫作的書，或是寫給年輕人的書。寫作形塑了一個基本條件，就是你要去認識你的身世與教養給了什麼樣的立基點，或是家族、社會給了你什麼樣的價值觀，去誠實面對自己的閱讀觀，還有世界觀，例如：近來新竹光復中學的事件（註：指學生模仿納粹裝扮一事），也警惕了我們的教育其實不太建立世界觀，我們身處的環境其實是深受世界各種文化的衝擊，所以在接觸的過程中，你自然也會對其他作家產生評價，有時明顯、有時隱晦。

小說之外的長征，是文學以外的拓墾，土地、社會、世界與他者孕育出你這樣的人，在創作上也勢必豐富了你的文字，如同暗河寧靜地流動，影響著直覺性的東西。✎